

避免臨行的匆忙，午睡起來便收拾行李。收拾妥善後，跑到市場去，購買土產；也算到過長洲一趟。隨後便齊集碼頭迎接我們的嘉賓許地山先生了。

末次的討論會仍舊在禮拜堂舉行，由許先生發表一篇『升學問題』的偉論做引端，我們跟着又討論了。經許先生的指引，我們曉得怎樣選擇學校了，而且貢獻我們一個最經濟的工讀方法，和最急需的助人自助為國為民為己的讀書方式，我們很感激他。

我們在旅邸設宴歡迎這位惟一的來賓，一方面當作我們告別晚餐。這頓飯菜特別可口，每人的飯量都打破兩天來的紀錄，大概是我們乘興而來，乘興而返吧。

飯罷，各人都上船了。相叙幾天的長洲，留不住了，依戀的情緒不能把長洲招引過來。船終於啓行了。呆呆地望着長洲，那山麓，那茶室和那山後的東

灣，呵！離我們遠了！

(六) 歸途

興闌意倦的我們帶了悵悵的心，在歸舟中目送長洲。等到它的情影在目光中消失了的時候，我們又繼續討論了。無形中分作兩隊，以許先生和周姑娘為核心的一群在討論出路問題。這裡，大家盡量發表意見，大有辯論會之勢。滔滔的義理徒許先生的口裡流出，深藏在茸茸的鬍子裡的慈祥表現出來，好像一位慈父。我們也發表意見，公然地和他辯論了。回過頭來，那一群人又大談特談了。被圍在核心的易先生和溫校長在批評各人的個性，討論志向，大有孔子『盍各言爾志』的丰采。在輕爽的海風中，熱鬧的雄辯裡，倦意，惆悵已滌蕩得不知去向了。

輝煌炫目的燈光，在漆黑的夜幕中閃爍了。我們都揉着眼睛，呵！船把我們載回香港來了。

可是住下一個月左右，便常常有警報，這是因為日本飛來炸粵漢鐵路的緣故。可是我們也沒有什麼辦法，雖然那些可惡的日本飛機，是一次比一次的飛得近衡州，牠是這般的狂炸着粵漢路，就是我們離開衡州，也是不容易的事，何況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呢？除非是到外人勢力範圍的地方，或更深入內地。我們對於這問題還沒有考慮得及，情形更已改變了。

有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正是在正午十一二點的時候，忽然聽見嗚……的怪聲，我們還以為是我國飛機的聲音，所以便沒有怎樣的注意。可是到後來，聲音愈過愈响了。不久，『轟』的一聲。驚破了一切。接着便是辟辟拍拍的機關槍聲。要知道，這並不是我們放機關槍去抵抗牠，乃是牠從飛機上開機關槍掃射我們民衆。我們方面是毫無抵抗，隨牠怎樣地橫行。我們那時

兩條路

沈瑤華

校門重現，結束了這次的旅行，滿了六年的期望，還償了應心之諾，高

潮平伏下來，再過讀書的生活。

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脫稿于宿舍

時間 抗戰期中

第一場 中午時分

第二場 同日晚上

地點 上海租界內

人物 殷中倫

莊端如

吳勳 中倫的心腹

殷玄明 中倫的兒子

景 一所華美的客室，舞台的正面是

窗，窗外是花園，透過薄紗的窗

簾，隱約可見園子裏的花菓樹木

。室內的佈置，有沙發，几子，

鋼琴等，鋼琴上置鮮花一瓶及照

片一幀。

第一場

(啓幕時：殷中倫坐在沙發上不

耐煩地拚命的抽煙，後來貪婪地注意到鋼琴上的照片了，跑去欣賞不已。)

(莊端如艷服出現於內門口。)

殷 (有怨色)，呵！(立改笑容)，多漂亮的莊小姐！(貪婪地視莊，又視

照片。)

莊

(冷淡地)，殷先生。

殷 看，人比照片還要漂亮得多！

莊 殷先生待得很久了吧？

殷 (發覺她的冷淡，不敢實說)，不，

不。怎樣？你有點不大舒服吧，還

是要要關你小姐兒的脾性呢？(奉

承地笑)，哈哈！

莊 (不理會，隨便地)，殷先生剛到那

裏去來？

已不能顧及一切了，因為我們住的房子，就在車站旁邊，而牠的目的正就是車站，所以我們只好躲在屋內兩邊有牆壁的走廊，聽天由命了。聽見那炸彈聲一個個地响着。大概响了十來下，經過半點鐘左右，便聽見敵機漸漸遠去的聲音，我們才敢走出來。總而言之，我們這一天就爲着飛機而驚慌。於是當天下午便決定遷到衡州城五六十里的一個鄉間。在這一晚我們幾乎沒有睡過，因爲要聽有沒有警號。

第二天黎明我們便一起出發，坐民船沿湘江而上，然後再步行十五里才到目的地，已是傍晚了。在那兒我們住在人家的祠堂裡，以爲忍受些日常生活的不方便，就不致于受敵機的恐嚇了。那曉得敵機去炸衡州時，此地仍爲必經之路。在這鄉下我們見到許多鄉村的情況。大概過了個把月，因爲政府要收這祠堂做軍事機關，所以我們只得立刻離

般 到一朋友家裏去辦一點公事吧了。

莊 (故意尖酸地)，公事！

般 (慌忙解釋)，真的，公事，是松井

(忙改口)，是……是，是有要事。

莊 (更進一步)，哈，你可以見到松井

大將？我不信。公事！不過，公事

？私事？我都管不着。

般 (又驚又着急)，誰告訴你我見甚麼

松井大將？我只是說一個中……中

國朋友找我商量一件國家大事吧了

莊 (佛然)，好，是我冤枉你去見日本

人。(嫵娜地走到窗前，自語地)，

其實，松井大將，要想見也見不到

哩！

般 (跑近她)，好小姐，真的這樣就要

動氣了嗎？

莊 (委屈地)，明明自己說去見松井大

將，現在又怪我冤枉你。對我說話

老是吞吞吐吐，藏頭藏尾的。其實

，我管你去見松井，柏井，只不過

你這樣的不信任我，我就不服氣吧

了。

般 (陪笑)，並不是我特別對你懷疑，

但是，好孩子，你不知道這事是有

很大關係的呵。

莊 (軟下來，天真地)，我不信。這會

有甚麼關係呢？(跑近他，孩子似

的好奇地問)，你告訴我吧！

般 傻孩子，在這個時候和日本人打交

道是要給人罵的呀。

莊 (佯作不懂)，真沒道理。呀，那個

松……甚麼，是松井大將吧？他給

你說甚麼呢？你們一定又是說到誰

家姑娘漂亮的問題去了，我聽人家

說日本人……

般 (大笑)。你真愛管閒事。

莊 (倔強地)。誰愛管事？不說便罷。

(冷靜地跑開了)。

般 你老是這個脾氣。(沒奈何的跑近

她輕聲說)，他告訴我明天有一批

開，冒着險乘粵漢車去廣州。在廣州住了兩天，幸虧沒有敵機來騷擾。當我們在第三天早晨坐船由廣州到香港來時，才經虎門，便看見敵機和敵艦。我們真是幸運，沒有受到一次的驚恐。在這一天的下午，我們便到了現在我們所住的香港。在這裡雖是一個安樂的地方，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我們的國家忘了呀！

從廣州到香港

李遂宜

民族自衛的抗戰發動了，上海已在激戰中，傳說快打到華南來了，汕頭也有些動靜，廣州亦早已有人逃到別處去。在東山方面，我家的左右鄰舍，他們也搬走了幾家，有的遷回老鄉去，有的來到香港，有的避到澳門。若走到東山廟一看，便碰眼都是搬行李，貨車，汽車，黃包車都滿是家私什物，行人也忽然而來，急急而去。火車站和碼頭，也

日軍要在瀏河登陸，要我好先佈置一下吧了。（懇求地），好孩子，可以了吧？

莊（佯作沒有聽見，忽天真地招呼般，一面遙指天空），你看，那大隊飛機，真像一大羣老鷹。

般 那是日本的飛機。哼，人家飛機多，砲火厲害，看中國那裏拚得過呢！

莊 噢，一枝火箭！呵，扔下一顆炸彈了！（靠近般，遙指天空），你看，你看！

般（握莊手），告訴我，我的小鳥兒：（走開了，無情地跑到沙發上坐下）
莊（失望地），莊小姐，你對我為甚麼總是這樣若即若離的？

莊 那只好問你自己。

般 我沒有虧待你呀！

莊 你看輕我，你欺負我，你不把我看
在眼內，你對我隱瞞你的一切。

般（着急），不，我甚麼都統統告訴你了。

莊 不，前天你跟一個女人逛街你不告訴我。昨天早上我問你跑到那裏去，你又不告訴我。昨天晚上你手裏拿着一張條子，我無意中跑過來，也不是要看你的條子，你却慌忙藏起來了。（悲哀地），連一張紙條，都要隱瞞我！

般（着急），你真胡說八道，那來的我和誰個女人逛街？

莊 女人不女人我都不管了，免得你說我『小氣』。但是，我真不服氣，你連一張小紙條也要瞞過我。我就是天生這種脾性：你偏不讓我知道，我却偏要知道。

般（進退兩難，在室內踱方步）。

莊（進一步）。我更是天生的好記性，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也永不能在我的記憶中溜了去的。

擠得水洩不通，苦力們乘機要索高價，車輛亦加價數倍。雖然警號還未放過一次，但情形已這麼緊張了，

記得是去年八月十六日，我還在白鶴洞舅母家裡玩，忽然門鈴响了，我跑去看看，原來是我的女僕來。她看見了我，便急急的說：『你媽媽叫我來接你回家，因為有些要事……』我不待她說完就忙去樓上收拾衣服，什物，和舅母們告別，即趁那刻鐘的電船到沙面。那時，爸爸已遣了汽車在西橋等候我了。我跨上了汽車，車夫開足馬力疾風般駛回家。媽媽和弟妹等都忙着收拾行李，預備明天一早趁早車來港。爹爹又頻頻打電話回來說：『從黨部接到消息不很好，你們快預備往港吧！』於是我們又趕快的收拾。但滿屋都是東西，究竟取那件？這件我要愛，那件也等用，拿又拿不了許多，索性不拿了。所以我們來港，只有幾隻袋子，幾個箱子。

般……：

莊（軟過來），般先生，你對我的好意我是曉得的。其實在我的心中，我何會忘記般先生對我的善意呢？

般（停步）真的？

莊 誰騙你。

般（委屈地）你真不知道事情關係的重大！

莊 我又不是饒舌婦，又不是播音機。

（賭氣的），恨偏恨自己……：

般 得了，得了，你這個小孩子，叫人又好氣，又好笑，你現在想怎麼樣啦？

莊（嬌憨地笑）沒有什麼好想！

般（大笑）小孩子真是小孩子。

莊（很活潑地）原來是因為我是小孩子，所以才連紙條子也不給我看嗎？

般（怕她又找麻煩，同時見她是這樣的小孩子氣，便慷慨地在衣袋裡掏着什麼）。

莊（暗喜）。

（叩門聲）

莊（縐眉，異常不歡迎地視般）。

（吳勳上）

吳（行禮），般先生，莊小姐。那邊來電話請般先生馬上去。

莊（不高興地），誰？

吳（視般），

般（對吳）你說好啦！

吳（躊躇地），是……是松井大將。

莊（不在意地），唔。

般（起立），好，我現在馬上去。

莊（嬌柔地），那麼，今天不再來了嗎？

般 今晚八時再來吧，再見。（下）

吳（緊盯着莊，勉強地），莊小姐，再見！（下）

莊（自語），倒要小心這條狗！

（輕輕的叩門聲）

莊（輕聲），進來。

十七日早，七時三十四分，我們已擠在火車站了。擠了大半個鐘頭才買到五張頭等票。那賣票員說『還有兩張票，就賣完了。』幸虧我們來得早一點，不然沒有位子哩！

經過三個鐘頭的旅途，就到達這所謂安全的香港來了。下了車，踏上車站，一看，呵！人山人海站滿車站的外內。苦力們忙個不了，大有求過於供之勢，比由廣州來時，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光景呢。我們顧了一輛貨車，把東西運到現在所住的房子來。從此，我們就寄居在這香港，受外人的蔭護了。

從廣州到香港

竹天

鐺鐺鐺鐺，時鐘清脆地鳴了四下，把我從夢鄉裏驚醒。我忽忽的下了床，便趕忙叫醒了妹妹。這時媽媽已經起來了。她催着我們洗臉。我們吃了兩塊麵包。昨晚叫定的汽車，已經來了。我們

(殷玄明上)

明 事情怎麼樣了？

莊 倒還順手。不過，吳勳這條狗真需要加以防備。

明 對了，剛才他似乎瞥見我跑向這裡來。

莊 (一驚)，真的，我們以後當要更謹慎了。

明 那張名單取到了嗎？

莊 這今晚總可以弄到手了。喂，明天有一批敵軍要從瀏河登陸哩！現在他又到松井那裡去了。沒廉恥的漢奸！

明 (憤怒地)，中國不亡在日本手裡就只亡在中國人手裡了！(非常痛心)地，可恨有着這樣一個禽獸爸爸。

莊 (莊嚴地)，恭賀你不承受這個漢奸的血統。

明 殷中倫做漢奸，是姓殷的人的恥辱

。我殷玄明是殷姓的正統，更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我要殺除漢奸，打倒漢奸殷中倫，為殷家洗雪恥辱。為民族求得解放！(很痛心)，我沒有爸爸！(肯定的)，他不是我的爸爸！

莊 對，他只是出賣民族的禽獸。

明 你今天晚上準可以取得那張狗名單吧？

莊 可以的，他是放在衣袋裡的。

明 好，你拿到了那張名單以後，今晚就讓我來立刻結果了他吧！

莊 (嚴明的)，你真是中華民族的兒女！

明 那麼今晚我什麼時候來呢？

莊 (有把握地)，十一時正吧！

明 (堅決地)，好，那末今天晚上十一時再見吧！(下)

莊 再見！(感動地目送他)。(幕下)

第二場

便把行李搬到車上，就在這一剎那間離開親愛的故家，向碼頭出發了。這時街上沒有行人，只有寒冷的冬風，迎面吹來。唉！要是可惡的日本鬼子不來襲粵，那裏會把我們弄成這個淒苦的樣子呢！

陽光慢慢地集中起來，街上的行人也漸漸多了。到了碼頭，只見人山人海，擠擁非常。好在我前幾天已經買了船票，不然，真要回轉家去的了。

好容易才下了船，找到了床位，看鏢已指七點了。我因為昨晚沒心吃飯，今朝又只吃了兩塊麵包，肚子裏有點餓了。親愛的兄弟，姪兒，從此都要離開了，怎叫人不傷心呢！！

「嗚嗚」汽笛高叫了幾聲，船就開了。這時我想到親愛的朋友，同學，從此許不能再見了。不禁掉下淚來，啊！可愛的廣州，願你永遠平安罷！

船慢慢地前進，看見兩旁的樹木，

(一切皆同第一幕)

(啓幕時莊端如艷服立於窗前，態度嚴肅鎮定，不時望着鐘。忽聞脚步聲，神色稍一緊張，隨即自顧一下，這時態度是那麼優閒自如，斜倚窗前，佯向外望)。

(殷中倫上)

殷 (拍莊肩)，莊小姐！

莊 (溫柔地一笑)，呵，殷先生！怎末這樣晚呵！

殷 對不起，是遲了三十分鐘。

莊 (一看鐘，真也有點着急了)，你真忙呵，大概又有什麼公事了吧？

殷 (知道不能不說了)。又是明天日軍在瀏河登陸的事，日本辦事真謹慎

莊 那怎麼樣？

殷 (笑)，什麼事也要你盤根問底。他們明天早上四時要登陸了，現在我已派人在那邊佈置妥當了。

莊 (看鐘)，我知道這趟你功勞一定不小，一定會受日本人大大的賞賜

的了，所以今天晚上我特意預先要給你恭賀。

殷 (很高興)，你真是我知心的鳥兒，好，就謝謝你吧！

莊 還有，吳勳先生也請他一同來高興一下吧，好嗎？

殷 不過他剛才告訴我他今天心裡有點悶悶的，大概他是不會來的了。

莊 不叫他也好，那末讓我倆去吧！我早就叫王媽預備好了。

殷 (非常得意)，真叫你費心。

(兩人從內門下)

(第二場)

舞台沉默。模糊地可見窗外有

一個影子，在那裡踱來踱去)。

剛正九時四十五分的時候，莊端如扶殷中倫從內門上，殷喝得醉意很濃，莊面現得意而顯着急的

小山，都好像目送我們。走出船面去，只見渺渺茫茫，天連水，水連天。船尾有一大群的水鷗，在白浪滾處尋食物吃。船把海水分成二路，無數雪白的浪，向左右展開。可愛的太陽，把整個海水染成金黃色，多麼可愛啊！

大約一點多鐘，我們就吃午飯了；鮮甜的海味很是可口，我們七八個人，說說笑笑，連哭着的母親都笑了。吃完了飯又走出船面去。險峻的虎門就在眼前閃過，一個個的小洞，使我們頓時覺得他的創痛。

到了，層層的高屋，已擋在眼前，船上的人都紛紛收拾行李。我望上碼頭去，只見表哥已站在那裏。上了船，坐着他叫來的汽車，向姨媽的家去了。

從梧州到香港

葉碧桐

香港這個地方名，無論什麼人聽了都會聯想到牠是安樂窩。由香港小姐的

神情)。

莊 你很熱了吧！(給他脫大衣)。

殷 (很倦貌)，給我到房間裡躺躺吧，

好嗎？

莊 (很高興)，我扶你去吧！

(莊扶殷下)

(人影出現在窻前，隱約可辨是

吳勳。傳來了脚步声，影子立刻

消滅了)。

莊 (謹慎地四顧，然後急急地搜殷大

衣的衣袋，最後從一個袋裡剛掏出一

張紙條來，下意識地往窻外一望

，發覺吳勳怒目立於窻外。一驚，

但立刻把紙條仍塞回原處，拿了大

衣，鎮靜地正要往裡走)。

吳 (急喝)，住脚。

莊 (佯驚)，呵，原來是吳先生！請進

來坐坐吧！(鎮定地跑近窻前)。

吳 哼，你是誰？

莊 (笑)，吳先生莫不是醉了嗎？我就

是莊端如啦。

吳 哼，你幹嗎要搜殷先生的大衣？

莊 笑話，他喝醉了酒，我替他收拾衣

服呢。

吳 (突退後幾步，拔槍指着莊端如)你

說，你到底是甚麼人？

莊 (不動聲色)，我不是跟你說過我是

莊端如嗎？

吳 你是偵探嗎？你說。

莊 (大笑)，你說我替日本帝國主義做

間諜不成？我不是沒有血性沒有心

肝的漢奸，我又不是衣冠禽獸……

吳 你罵誰？

莊 罵那班沒廉恥的，出賣民族的漢奸

，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

吳 (怒極)，住口。

莊 (一笑)，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吳 想要你的命。

莊 你現在手中握着的是槍，那你當然

可以這樣做。不過，我想這對你是

口中，知道那裡完全是歐化的；住的，穿的，玩的皆合乎摩登人物的心理，可以說樣樣都好。

天掉下來的好機會，我這半鄉村式的姑娘，居然也借了學校遷往香港，來港就學的理由，得踏到久聞其名而未見其地的香港來了。開課的前幾天，却意外的封鎖了虎門；幸得封了十多天也就開放了。我便和C君離梧上輪往港。第三聲的汽笛响完之後，我們的船便離開了樸素的梧州，駛向繁華的目的地去。

船至虎門，大家走出船旁及甲板瞻仰虎門的雄姿。「隆！隆！」有一二十架的灰白色飛機從雲端飛過；自然是去襲廣州的敵機了。各人抬頭望一望，誰也沒有說什麼。船出了虎門，遠遠的看見三艘敵艦；大家心中未免一動。船越走越近他們了，清清楚楚的見敵國水兵在船上操演。那目中無人的光景，把我們氣得要命。C君氣憤憤地說：「兩三年

沒有什麼利益的。相反的，你的罪惡或將因此暴露出來呢。

吳（威嚇他）你真不怕死。

莊 漢奸才怕死。喂，吳先生你不好進來坐坐嗎？你真神氣，（指槍），其實你是絕對用不着拿出這個傢伙來的，反正這對於我都是沒有關係的。哈哈，看你真像瘋了。你真不要進來坐坐嗎？

吳（不响）

莊 那也好，我們可以就這樣的談談吧

吳（不自覺的放下了槍）。

莊 是，這樣你的手可以休息一下了。

吳（有點赧然，居然懾服於她的鎮靜威嚴了）。

莊（舉首望月亮），唉，見到了月亮就使我想到了家鄉了！吳先生你也是東北人吧，那麼我們都是同鄉了。

吳（低頭不語，有一種力量把他固定在那裡了）。

莊 想到了故鄉的大豆，高粱，森林，

那是多麼的逗人留戀呵！想不到我們現在都要流浪異鄉！故鄉的生活是溫暖的，舒適的，可是現在却要在這裡挨受寂寞，荒涼！

（槍炮聲清晰可聞）

莊 聽！不久，恐怕連這裡也跌不住了。我們的生命真有如鷗蓬一樣的不安定呵！吳先生怎麼不說話呀？

是在想你那被日本人殺害了的妻子吧！

吳（很痛苦的表情）。

莊（很同情地），你的太太真死得無辜

了！不過，還有你無數的同胞也是同樣的被日本人無辜地害死哩！

莊（知道他痛心已極），假如你的太太是有靈的話，她一定要不滿意你現在的作爲呢！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她一定希望你給她復仇雪恨。可是現在你是怎樣呢，你却……

之後，看你們還敢不敢在我們領海內耀武揚威！」某君很滑稽地道：「我們爲了牠們便要避到外人保護之地來求苟安，他們怎能不耀武揚威呢！」○君大不服氣便說：「我們原是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暫時到香港訓練自己，培養自己，做一員救國猛將的啊！並且引了很多例來証明這堆話。那時聽她慷慨的言詞，也不能無動於中。

跳上了香港，除見高大的洋樓比別處特別巍峨，飛跑的汽車比別處特別熱鬧外，第三件不同的就是替我們挑行李的苦力，將行李挑上碼頭後，即有所謂工頭者向他收碼頭捐。他那無可奈何的神情，使我聯想起那部什麼雜誌寫的那個警察迫打沒有牌子賣報小童的事。小的事這末糟，大的事又何嘗不是一樣呢？

這時我望着蒼綠的海水，添上了無限的惆悵。香港並不是安樂窩，只是人

吳（痛苦地），莊小姐，我可以有自新之路嗎？

莊（故意不理他，自語地），可憐的無辜的同胞！

吳 莊小姐……

莊（瞥見一個影子在林叢中移動，看鐘正好是十一點，微笑說），呵，我可得去看看殷先生了。（說完了，忙掩上窗門，拿了般的大衣，把燈熄滅了，從內門下）。

舞台黑暗，沉寂。不久，莊端如上，燃亮了燈，舞台復亮。

（剛巧這時有叩門聲）。

莊（微笑），進來。

明 端如，（指吳），這是我們的同志。

生 路

黃河帶着泥土，仍是像千千萬萬年前一樣的滾動着，這沈沈勇猛的低鳴憤

吳（微笑）好，吳先生復投到祖國的溫暖的懷抱裡來了。

吳（誠懇地），爲了祖國，我願犧牲我的一切以洗淨我過去的罪過。

莊 祖國的同胞，將一致熱烈地歡迎你的。

明 端如，取到名單了嗎？

莊 取到了。哈，漢奸的末日到了，將可以給我們一網打盡了。

明 那個傢伙呢？

莊（指內），在裡邊。

吳（拔出手槍），讓我去結果他吧！（急下）

（一連三响槍聲）

莊（同時），中國民族萬歲！
幕急下

程美連

懣的咆哮，訴說着黃河民族的怒恨，威脅着這貪慾無恥的豺狼。

們積了年長月久的麻木，而不自知其苦痛吧了。

從肇慶到香港

卓秋棟

迷茫地給火車搬到來這兒的我，給龐然大建築物突入眼簾時，才意識到已踏上香港的火車站了。離開了肇慶碼頭的石台階，又經過廣州的木碼頭，到了水門汀築成的車站。事實告訴我，我們已踏入另一個世界。

在肇慶過了幾個月樸素，閑淡，自然的生活，不期然給我們養成了一種優閑，清靜的習慣。誠然，這種生活要不得，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未免趨於苟安偷暇。然而退一步想，在閑靜裡我們可以多用腦子去思索，用眼睛去觀察，用精神去探討，修養個人就是替國家製造成一個有用的輪齒啊！不用說別的，就在觀察戰事的展變，國際的形勢，也有一個清醒的頭腦，一腔清潔的熱血。

天灰暗如溶鉛，懶洋洋的蓋着大地，幾顆星星意外的偶然閃爍，這無力的眼睛蘊蓄着不盡的悲哀和憐惜。

被踐踏摧毀的麥田原野死寂沈默。村莊充滿了空虛和恐怖。

蒲二站在門首，眺望那黑墨墨的河水。屋內傳來一陣鼾聲和嚙語，混和着一股使人作嘔的臭味。自己無意的說：「那三只豬癩睡了」！兩條腿移動着，在打麥場上跳來跳去。他想到嶧縣那邊自己的房子和這破薄的磚房差不多。屋前那株老棗樹又在眼前，他似乎看見他的大毛坐在上面向他玩皮的做鬼臉。妻在灶間燒火，麥粥的香味在陽光餘下的熱氣中颯蕩着。一種說不出的親切的感覺爬上心頭。突然，他聽着孩子的慘叫，眼看那個兇狠的鬼子把刺刀插進他大毛的屁股，把槍枝豎起來。大毛叫喊着，圓圓胖胖的臉變了土色。那鬼子在狂笑；笑聲和叫聲刺痛了他純樸的心。他衝

前去，站在棗樹下的另幾個撲過來攔住他。他又看見那幾個把妻從灶間拖出來。她哭着，叫着，糾纏着，過棗樹下時還想把頭向樹幹碰去。那時候，自己木頭一般站着，目送妻從村口給拖了去。

餘下的是孩子的屍體和兩個鬼子。他發狂了，他要吃掉那些強盜。現在，他又重溫一遍那殺人的念頭。一個月來替鬼子挑担，從嶧縣到這邊望山，經過了幾十條村莊，看了許多人的孩子和妻子這樣的被殺戮被姦淫。雖然憤怒的火焰一天利害一天的燒着他，但仍要耐着性子，苟活着，等待報仇一天的到來。鬼子見他沒有壞意，漸漸地對他不防備。今夜竟吃一個爛醉，殺人的念頭又閃過，他輕輕地轉身進屋子去。呵，那三匹死狗，東倒西歪的睡在地上。那叫八郎的壞蛋張大了口壓在那短小的屋田的臂膀上。屋田的鼻子向上翹，兩個大鼻孔向着人，口沫染濕了他自己的短鬚子。兩

然而這香港，這大百貨商店，富人的安樂窩，戰時的避難所，當然的，在這時候充塞了所謂難民們，但是這些難民們混淆在慣於享樂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中，漸漸忘記了他們的難民身份，沈醉於遊樂場中，不知不覺地被享樂磨滅了他們的靈魂。從肇慶到香港，過火地說一句，我們是向着墮落的路走。誠然，這話是過火。有為的青年們，自己奮勉吧！

香港花絮

美哉香港

靈靈

從靜寂的肇慶忽然走到繁榮的香港來，真像鄉下女遊埠一樣，看見什麼都是新奇的。跑到街上，咳，好不熱鬧！一望兩旁盡是崇樓峻宇，高入雲霄。百貨店子的玻璃櫃陳列着各種時款的物品，甚至汽車也有幾輛在裡面！咖啡店館傳出悠揚的，蕩人的音樂，同時也

個臉在豆油燈光中發紅，油膩膩的閃着。肥胖多肉的四郎覆臥着，胸膛壓着自己的兩手。蒲二看看掛在壁上的三枝短槍，他記起那殺他大毛的刺刀了。他輕輕的移到屋角去，把一把長槍上的刺刀拿下來。這刀在黃的燈光中散出青光。他先向那胖忘八動手。沒有哭聲也沒有叫喊，只是滾兩滾，抽幾抽便完了。他從容的結果了那兩個壞蛋，他的刺刀滴着血，濺到他臉上的血滴，他能感到有點溫熱。有一滴濺在他唇上，他把舌尖

不 屈

半月以前，還可從崇德小學校的課室和操場裡聽到一些天真活潑的孩子們清嫩的朗讀聲與嘻笑聲。現在孩子們的影子找不到了，朝夕出入的却是一些黃色的頭上有紅圈的，面目猙獰的矮動物。禮堂裡塞滿蓋着油布的機關槍，坦克車等樣的軍械；課堂的牆上很密的掛着

一紙，有點鹽味。他自己低聲地笑一笑，這笑聲似乎是妻的，又像另外的女人們的。他曉得，向西南跑十里便有中國兵。

天漸漸的由鉛灰化為魚肚白，蒲二背了三枝短槍，最後摸索到這邊有國旗的地方。這邊的兄弟們聽了他的故事，熱誠地把他圍着，分吃着粗黃的饅頭和青菜。李營長向他這羣人走來，臉上堆着親切誠懇的笑，將一把勝利品的鋼刀押在蒲二的胸帶中。

簡美麗

軍衣帽，皮帶以及刺槍等類的東西。大門口上『巢縣私立崇德小學校』的木牌子，已摘下吹來當柴燒了。它的替身却是一條白布上面寫着『大日本××人師××團××聯隊駐紮處』與『巢縣自治政府籌備處』等木牌。房頂的旗桿敢怒而不敢言的駝着一面膏藥旗子。

送出一陣濃厚的烘牛油麵包，蘋果「派」，朱古力酒和谷咕的混合香味。任是飽食的人嗅了也覺得肚子餓的。影戲院前掛着大幅的彩色廣告，什麼大明星主演的香艷風流巨片啦！那些穿紅制服的侍者恭敬地在等待，預備你進去。油得怪紅的「巴士」，一九三八年流線型的汽車，東洋車，電車在路上奔馳。燙了髮，臉白唇紅的妙齡女子，嬌軟無力地半靠在男友的身上走着，一邊聽着他說漂亮的英語。看了他們就使人十足地記起這是文明的二十世紀啊！

夜了的香港更是美麗的，醉人的。那個說夜間的香港不是一塊很使人留戀的地方，那個必定是傻瓜。看啊！對海的電燈多得像夏夜的螢火，又像滿天的星斗。紅紫光的招牌是這般迷濛的閃動着，快把人帶入夢裡了。舞場中樂隊的領袖發狂地揮着他的棍子。紳士們摟抱着太太小姐們，失了魂的跳。什麼都沈

那是一個滿天灰色大雨淋漓的下午，在由校長室變爲營長室的屋子裡面，靠西邊牆掛着一幅地圖，下面一張緊貼牆的八仙桌子。桌子左邊坐着一個滿臉橫肉，留着卓別麟鬚子的，這個大概就是矮動物們的隊長。下首坐着一個走狗翻譯，右首一個四十來歲的，從面貌上看上去，可揣知是一個剛正而沈毅的中國紳士。

「段紳士，今天請得你老來這裡，是有特別重要的事情要商量的。貴縣已脫離了萬惡的中國政府而獨立，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雖然是由本隊兄弟們的畧施小技而得，其實却完全是托庇天皇，薄儀皇帝與你老人家的鴻福所致。現在據我看，貴縣政府的首位，捨你無人能擔當得起的了。如果你是有意思的話，敝隊當盡力助成其事。至於貴縣的治安方面，敝隊當負全責。」走狗照着矮動物隊長的話，搖頭擺尾的翻譯了

一遍。段紳士在未來之前早料到有這末一段的話，可是一肚子的怒氣總是遏制不住，真想用他常練太極拳剛健的手打他一個落花流水，尤其是要打死這講出沒有天良的不是人講的話的走狗。可是窗外走廊的皮鞋聲槍刺聲使他不得不收回他的計劃，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陪着假笑道：

「這個職責重大，鄙人不敢負擔，真是心有餘力不足，請你們還是另請高明的好。」

「噫！這是那裡話來！只有段紳士肯不嫌棄，那是再好辦也沒有的了。」走狗半作主的說了這兩句話。接着隊長又指手畫脚的咕嚕了一大堆。走狗又向紳士道：

「不過，敝隊糧餉缺乏，並且兄弟們打完了仗，覺得很悶倦，要找些漂亮的大姑娘們來消遣消遣，這不得不拜托你來辦一下子。還有從貴縣到××鐵路

醉了，幸福和青春在汽球底下蕩漾着。到處都是收音機播出的音樂，到處都是歡笑。

啊！香港的好處真多着啦！悶起來的時候你可以去瞧一回跑馬；再不然，看看足球賽。如果你還覺得悶，可以隨便打一兩圈麻雀，玩三四次紙牌。我說香港真是一個熱鬧的娛樂場所。這兒沒有愁悶，沒有討厭的槍炮，也沒有囉唆的空襲警報和駭人的機聲；一切都是平靜的，諧和的，快樂的，美麗的。呀！我愛戀香港！

香港剪影

黃愛蘭

船將要到埠的時候，遠遠的望見海的兩岸一邊是較平的地方，密密佈滿房屋；另一邊是山坡，雖然地方不大，但也斜斜的密壓壓的砌滿洋樓。這便是著名的香港。船泊岸的時候，最引人注意的是那無數的黑蓬小艇。這些艇，較大的載貨，較小的載人渡海。船夫們，生

的這一條路實是找不着一條可以走車的平坦大路，這個不只是對敵隊往來的運輸交通有礙，間接的也就是對貴縣的治安發生影響，所以請你回去招集一兩個年青的結實的小伙子送來，修修這條路。」

不待紳士的答話，就把他送出了室門口，命走廊裡的兵士們行禮。於是兩邊的長槍平擺着，槍口朝着段紳士。隊長獍笑着又咕嚕了一些話，走狗說：

「我們軍人做事最講迅速與信用，請你最遲後日早晨就送兩萬元大洋，七十個大姑娘，同一千個不是白吃飯的伙子來。如果誤時我們就不敢保你老的腦袋。不遠送，請自便。」

趙胖子本來是崇德小學的門房，自從學校裡的員生走散後，段校董見他沒依靠，又愛他那個人心眼精乖，就招了他去段府打雜。一個草上露水還未乾的清早，這胖子冒着滿頭的大汗，向着崇

德學校的方向跑去。

「喂！胖子！怎麼樣？」站在學校後門的走狗翻譯招呼着他。胖子還未喘定氣就接腔道：

「老段昨晚一回去，就大發脾氣，他說：『就是用大刀殺碎了我，在油鍋裡煎熟了，我也不幹着喪心病狂的事，這個……死』

「這個死死，死什麼快講，我沒閒空！」

「伍先生，你聽了不罵我，我就講。」

「我們公事公辦，有什麼好罵的，快！」

他說：「這個死老狗翻譯也不知什麼時候給誰抓他的良心去，等我把他的性命索性也要了來！」

「什麼？要我的性命？」走狗打了一個冷顫，自言自語的接着又轉了一個念頭：「嘿！這不過是傻話罷了，憑我這

在船上，住在船上，到死也只能在船上。這些船整天和海濤掙扎，跟汽油船競鬥，但船夫們仍幾乎不得糊口。

到香港的人不免要瞻仰那著名的維多利亞皇后道。這道路並不寬，兩旁高聳着洋房。所有的大銀行，酒店，戲院，洋貨店，公司等等都在這條路上。走過這路，店舖裡五光十色的貨物，戲院的廣告……等等，使你目不暇給。最刺眼的還是競艷的摩登小姐們，穿上高跟鞋，挺着胸，滿口吐着流利的英語，在專售東洋貨的印度舖子鑽出鑽入；一面向油頭粉臉的漂亮少年做個媚笑，一面向衣飾不入時的行人翻個白眼。人像流水般的在路上湧來湧去，摩肩擦膊。偶不小心便被人踹着一脚，或給「扒手」弄了些東西去；再壞一點便給車子碾傷也說不定！路的另一段多半是中國舖子。這裡的店伴小販輕聲怪氣的叫賣，顧客與店主爭辯了價錢等，釀成一片嘈雜難

老大靠山，難道還會有什麼岔不成？」轉對趙胖子「胖子！還有別的話沒有？」胖子晃晃腦袋。

「很好，下午有什麼消息再來告訴我，這個你先拿去！」胖子接了一捲紙幣，心裡高興得好像有點難過似的走了。

下午約摸有五點多鐘的模樣，胖子又在老地點對走狗報告：

「王先生，這可不得了，方才老段招集一大堆縣裡頭有地位的人，他們商議了半天，決今晚兩點半鐘來這裡放火燒你們。」

「這個傻子胆子可真大！簡直是雞蛋撞在石頭上。胖子！你先回去，有什麼事今晚再來一趟。」說着又塞了廿元在胖子的手裡。

蒲

一一

天快要黑了，太陽已經躲到山後去，西邊的天空只剩了紅得像血般的晚霞。

鼓樓打了三下鐘，從崇德小學的晒台上望去，遠遠的來了一夥舉着火把的人，隊長看見說道：

「他們來了，弟兄們準備！於是分伏草場三邊，等他們一進了草場就趕緊圍上去，殺得一個也不留。」分配好了，隊長便在大門口報風聲。一羣火熊熊的人衆湧上來了，大盜兄弟們使用槍掃射。段紳士見自己這邊的人已死了大半，知道無望了，便舉起左輪槍向自己的腦門一放。隊長走向前看看自殺的人是誰，原來就是段紳士。他愕然了：

「想不到支那也有這樣的人！」

黃麗貞

蒲二和福明剛從祖祠日軍司令部裡討了晚飯，便踱着大步回到他們在山旁破爛土地廟的臨時住所去。地們兩個都

聽的聲音，吵得人頭痛。走這一段的路只能從廊下經過，不然，痰涕，污水等，莫明其妙的會掉到你身上。

過了繁盛的市街，便是斜的山路。在這裡：路旁是屋和土石，樹木等。在這一類的地方沒有了污黑的煤烟屑，沒有了吵雜的人聲，可以自由一點的吸吸空氣；但還得時時刻提防那來如飛去如電的汽車。這些路旁所見到的多半是高等華人的大廈，和外人的洋房。再過去便是海灣。細細的白沙，浩浩的海水，熱的太陽，五顏六色的帳幕，洋傘，半裸的活潑的男女，這就是夏天海濱的景象。

到夜裡，店舖關了門，但紅紅綠綠的電燈在輝耀着，和那些夜遊夜宴的士女們的晚服相掩映。混雜的人聲沒有了，只有徐徐的海風和熱的「爵士」音樂蕩着。山上滿是明亮的燈火，路燈像銀蛇般的繞山而上，似乎要攀到天上！

是嶧縣王大爺的長工，自從濟寧失陷以

後，王大爺已經和他的家人逃難離開了

嶧縣，只留下他們倆看守房子。日軍終

於進攻嶧縣；在砲火下，他們倆只得離

開了王大爺的家而逃到山傍的土地廟去

躲避。到了我軍退出而日軍佔據了嶧縣

的時候，全縣已經變了瓦礫之場，王大

爺的房子也被砲火毀壞了，於是他們倆

只好把土地廟當作他們臨時的住所。

大地像死一般的寂寞，除了從遠處

傳來幾响微小的砲聲。路上除了幾個發

臭的死屍外，便是遠遠地站着的幾個日

本兵。從前充滿着愉快的山現在却充滿

着悲涼。

『看今天下午的情景，那些蠻兵好

像在準備着離開這裡似的。』

福明開始打破了沉悶的空氣。

「唔！」蒲二有意無意地回答，他正

在沉思着。

「他們今天格外忙碌，大概台兒莊

方面有點對他們不利罷。」

福明繼續說下去。

「唔」。蒲二還是有意無意地回答。

「我們已經兩天聽不到砲聲了，可

是今天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却隱約地

聽到砲聲；直到下午，那些砲聲更加清

楚了。我想，我軍在台兒莊也許打勝了

仗罷」。

「……」蒲二沒有回答，只是低着頭

走路。

福明見他的同伴沒有回答，也就不

作聲走着。

天漸漸地黑了，他們的目的地也就

到了。

這間方橫不够一丈的土地廟，牆上

四周已經被彈子打穿了不少的洞，幸虧

牠是用石砌成的；不然的話，早已倒塌

了。

吃過了從祖祠裡討回來的晚餐，福

明倒頭便鑽到鋪在地面的禾草堆去睡覺

香港一瞥

莫瑞蘭

踏上了香港的岸地，立刻感覺到周圍受到了一種壓迫。這種不自然的感覺，正如生疏的客人被炫奇的物質驚呆了似的。

香港的中心區，有的是寬濶的臘青路，兩旁巍峨的大廈，一望盡是五光十色的商店，行人與車輛擠滿了路上。最繁盛的景象，大概都不過如此罷。其他的住宅區，洋人與華人的恰成對比。洋人的住宅，自然比較幽美清靜，然而華人的住宅，都是小小的狹房子，露台上橫直掛着衣服，污水從樓上直淌了滿街上。這裡恰如一個小小的人種博物院：氣態昂然的洋人，萎靡喪氣的印度人，和木然不知的中國人，混合成不調和的一群。雖然英國人是香港之主，但香港所以成爲香港，却從居在這裡大部份的華人表現出來的。

。蒲二還在沉思，他跑到門前的石階上坐着，思想的波濤在洶湧。蒲二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他回憶着王大爺逃難時狼狽的情形；想起王大爺對他說：『再會了，蒲二』的時候，他眼眶已充盈了淚兒。他遙望着被砲火毀爛了的縣縣，又懷念起祖國的山河。終於從眼眶裡滴下了幾點淚珠。

坐了一回，覺得無聊，也就再踱進廟裡去，福明已經睡熟了。他懶洋洋地也躺在禾草上，但不能入睡。

像在朦朧中，蒲二的腿上感覺着一陣難受的痛楚，他醒過來了，福明也起來了。啊，對着他們還有四個日本兵。那時天已經微亮了。

『快起來！』其中一個獸兵喝道。

『到司令部去！』另一個說。

『我們沒有犯罪，前幾天我們還替你們搬運屍體……我們並沒有犯過罪呀！』福明戰慄地說。

『別多嘴！快點起來！』一個獸兵兇惡地說，接着還鞭了福明一吓。

四個獸兵押了福明和蒲二向着祖祠進發。

『最多不過是一死，死了却痛快乾淨』。蒲二心裏想着。福明臉色却發青了。

隆隆的砲聲已經從遠而近了，機關槍和步槍的聲音清晰可聞。到祖祠的時候許多日兵已整裝待發，而每個臉上都表露着驚慌的神氣。

除了福明和蒲二外還有許多不知那裏找來的衣衫襤褸的同胞。有些臉上表露着恐慌，有些含着懷疑，蒲二始終是沉默地與他們站在一起。

一隊隊的傷兵和一車車的死屍匆忙的經過，路上染了不少血痕。

人聲，步聲，車輪聲，傷兵的呻吟，槍砲的怒吼，混成了一首兇殘的交响曲。

如果我們在街上逛一週，我們身旁常會擦過洋服的男女，送來幾句英語和笑聲。此外則是服飾華麗的人物。這些人物大都是居住在侷促的小房子中，『金錢是人的偶像』這句話用在香港更是適當。香港到處都表現出深厚的物質享用的氣象。滿擠着買客的店子，和多量的食物商店，都足證明。所以講究排場成了風氣，有許多不富裕的人們，也要如此硬裝場面，所以在香港常會看見許多不倫不類的奇裝異服。

住在這裡的人，多是商人和暴富戶。他們甚麼事情總逃不出商業化。這裡的學校很多，每一條路總有兩所以上，往往在人們的屋，租下一層小小的房子開設，這便是甚麼中學了；或許是就商場上的應用。這裡的國文多採文言，甚至一二年級小學生的國文課程中，竟有作對聯的。然而只有這樣才能合『皇家』的意思。

被捉來的共有二十四人，恰巧分得六組。福明，蒲二和兩個不相識的成了一組。

駐在嶧縣的日兵開始退却了，蒲二那組被派到一隊機槍隊做挑夫。幸虧蒲二在王大爺家裏常常要挑水和做他種勞苦的工作，所以他挑起那兩箱子彈并不覺得辛苦。福明本是王大爺的門房，生平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所以挑起那沉重的子彈跑不上二百步便喘不過氣來。他正想休息一些兒，背上却下了一皮鞭，因此只好硬着頭皮往前跑。

太陽已經從東方慢慢地起來了，天氣也就漸漸地熱起來。蒲二偷看身傍那日兵的手鏢已經九時了。

槍聲漸漸聽不到了，只留下了幾响微小的砲聲。

太陽的威力垂直的施到蒲二的頭上，火般的熱十分難挨。

「撲」一聲前面的福明因為捱受不起

昏倒了。一箱子彈正壓在他的腿上，可是他好像感覺不到痛苦似的一聲不响地躺着。全隊都因福明的昏倒而得了片刻的休息。

「豬糞！還不快些爬起來？」接着又是拍的一鞭。

福明沒有聲响，接着「拍拍」地再來幾下，他還是一動也不動地躺着。

「沒用的東西！」一個獸兵罵着，跟着便把槍頭的刺刀對着福明的胸膛用力一刺，鮮紅的血像噴泉般的湧上來，福明突地跳了起來，一反身又再躺下去；那獸兵再來一刀，福明便完全不能動了。兩個獸兵跑過來把福明的屍體扔到路旁。他挑那兩箱子彈只有加上蒲二的肩上。

全隊人又繼續前行，路上留下了一堆鮮紅的血痕。

雖然肩上沉重了許多，蒲二仍然是沉默地跑着。

這裡唯一的好處便是交通設備很好。若把整個香港來看，只不過是現代化的「墟場」而已。

培道在香港

梁慶楣

爲了避免敵機的威脅起見，培道竟然在這學期遷到香港來了。事實上，在這風雨滿城的時候，我們對國家不特無所貢獻，反而跑到外力統治下的地方來過活；這在個人方面，或學校方面，皆是一種恥辱。不過，爲了安全起見，爲了安全求學起見，同時更爲國家保存及培養一種基本力量起見，我們是不能不委曲求全跑到這裡來的。

現在我們總可以安心念書吧？雖然學校環境比不上在東山時的寫意，然而總比敵機常臨的地方遠勝得多了。現在廣華街的一角，差不多就成了培道的世界。不論是早晨是黃昏，都見穿着藍衣的同學在徘徊慢步，而校旁那條黃泥小